

学术探讨

张介宾的“求复”、“治形”思想初探

宋知行

我国明代的著名医学家张介宾，是温补学，派的主要代表之一。近年来，对他的学说研讨颇多。事实表明，他的许多立论和见解往往很有价值。笔者学习他的著作，觉得他的天年、先天后天、治形、中兴诸论，比较深刻地阐释了人体生命的过程和规律，提出了中年修理、重振根基以防早衰，和治形养生、滋补精血以固本元的学术主张；对中医的临床治疗和养生学说，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。本文仅拟就他这一部分论述，谈谈它们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。

中年求复再振元气

我们知道，对人所具有的天然寿命，古人称之为“天年”，认为是与先天元气相关。当然，人的寿命是有限的，且往往取决于元气强弱；从这一角度言，显然人是处于被动的地位，故张氏云：“此人之制命于天也”（《景岳全书》）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又很少有人能尽其天年，这与后天是否很好地调摄养生有很大关系：先天虽强，不加惜护，仍可夭折；而先天虽弱，但勤于慎节，有时反得长寿。从这一角度言，人对自己的寿命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某些主动权；故张氏又云：“此天之制命于人也”（同上）。通过这样的分析，张氏突出了人在掌握自身寿命上的能动作用，得出了“后天之养，其为在人”；“若后天之道，则参赞有权，人力居多矣”（同上）的结论，确是有其说服力的。当然，这些强调后天摄护的观点，基本上是与祖国医学中一贯的养生思想一脉相承的。

但是，张氏并未停留于此。他进一步对预防早衰作了重要的探讨，并鲜明地提出了“中年

修理”的卓越思想。

我们知道，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，我国古代对此早有较为深刻的认识。如经曰：“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，起居衰矣”（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）；且认为女子七七而男子七八则天癸竭（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），即标志着人体由此逐步进入了老年期。但是，由于后天的不慎，在中年至老年前期，已可出现早衰和种种老年病。所谓“四十以上，即顿觉气力一时衰退；衰退既至，众病蜂起，久而不治，遂至不救”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）。面对早衰现象和渐入老年，前贤反复强调了摄生的重要意义，认为决不可在衰老之后再重保养。因为衰老之体，元气大虚，精血枯竭，脏腑亏弱，欲求复壮、延年，其亦难矣。这也就是古人“不治已病治未病，不治已乱治未乱”之经旨也（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）。

张氏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，从他的后天保养的观点出发，发挥了预防早衰的思想。他指出了早衰的产生是由于不知摄生，耗损精气，所谓“残伤有因，唯人自作”（《景岳全书》）。既然“所丧由人，而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”（同上），说明通过努力可能挽回早衰。因为，人的生命过程是有规律的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经历着生长壮老，故早衰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病态现象，而挽回早衰使之复常才是遵循了生命的规律。在这一意义上，他强调了挽回早衰乃“非逆天以强求，亦不过复吾之固有得之”（同上）。这里的关键在于元气，早衰即是元气大伤的表现。而挽回早衰，即在重振元气。这就是“求复之道，……总在元气”，“故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，则再振根基，尚余

强半”(同上)。说明了应当抓住中年时期元气尚未大虚之机,认真地加以调理,使元气得以复常,而人身之根本得固。若以天年为百岁而言,中年时期的元气,难道不是还应保持着大部分吗?我们不难看到,张氏的“中年修理”论,可以说是充满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光辉,而与那些道家的“长生”之类有着根本的不同。

应该指出,张氏的“求复”之论,遥接了《内经》中的有关论述。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认为,不懂得运用阴阳和调这一养生规律,“则早衰之节也”;倘能掌握养生之道,即可“老者复壮,壮者益治”。所以,张氏的再振根基的观点,是对该节经义的重大发挥。由于他的预防早衰的思想是基于对人体生命过程的深入了解,基于对中年期具有重要性的正确认识,因之不仅富于一种积极的主动精神,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科学依据。

现代资料证明,人在四十岁以后,某些生理机能开始下降,开始出现某些老化的征象。许多老年性疾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,而是在中年后逐渐演变而成的;同时,人的生命储备(即在老年时期还可富有活力),也正是在中年到初老这个时期中建立起来的。因此,在中年期加强调养,对于避免早衰、预防老年病等,无疑具有极大的意义。这些情况表明,在三百多年以前张氏提出的中年求复的思想,确是十分可贵的。

滋补精血治形为先

张氏立足于生命首在于形体,因此所谓摄生,实质上就是保养这一形体。他强调了“吾之所赖者,唯形耳”(《景岳全书》);由此可见,这不仅表明了他与某些首重神、气的养生家在摄养要旨上有所区别,且亦向我们提示:他的重振根基的思想,应与他这一重视养形的观点联系起来加以理解。

张氏认为,治形的重点在精血。因为形体属阴,而又以精血为主。这里,我们不能以为他不注重气或阳。因为精血原是阳气的物质基础,两者有着互根、相生的内在关系。所以他

指出:“水中有真气,火中有真液,不从精血,何以使之升降;脾为五脏之根本,肾为五脏之化源,不从精血,何以使之灌溉”(同上)。可以体会到,唯其精血,为阳气之依归,而有升降之运行;唯其精血,为脾肾所化生,而有百骸之营养。这就精辟地阐明了滋补精血即能治形的道理。

同时,关于精血的重要性,张氏还从另一角度加以论述。他曾引用道家之言,谓命门即为丹田;这在男为精室,在女为胞宫。张氏加以发挥,认为“当关元气海之间,男精女血皆存乎此”,“先天真一之气藏乎此”(《类经附翼》)。这里也就是元气(肾间动气)的所在,且也正是“后天之我生者,由此而裁”(同上)。这些论述说明,脐下这一人身根蒂之处,固是元气的生发之所,亦是精血的贮藏之地。所言之“男精女血”,不能作狭隘的理解,而是一种互文,无论男女,精血总是与元气一起组成了生命的根本。这样,我们可以进一步懂得他所强调的滋补精血,在实质上是与培元气、固根基联系在一起的。

对于如何滋培精血,张氏认为主要使用药饵。这是对前人的“服药物者,因血以益血”(《抱朴子内篇》)论点的继承和发展。然而他更明确地指出:“药饵之最切于此者,不过数味之间”(《景岳全书》);但为免于被人物议,他却又没有直接明言究竟是哪些药物。

虽则如此,我们还是可从他对某些方药的记载中得到启发。譬如,在他创制的补阵新方中,好些都具有培补精血的功用,它们的药物组成反映了他的学术经验。其中有:大补元煎主治气血大坏、精神失守,被誉为回天赞化、救本培元第一要方;左归丸功在壮水之主,以培元阴而精血自充;又如三阴煎治肝脾虚损、精血不足,大营煎治真阴精血亏损,地黄醴治男妇精血不足、营卫不充,归肾丸治肾水真阴不足、精衰血少;此外,还有两仪膏、赞化血余丹等也可作为参照(均见《景岳全书》)。

这些补精血、滋真阴、固本元之诸方,我们可以列出它们的药物配伍;不难发现,其主

要药物确是只集中在几味：熟地、山萸、山药、杞子、菟丝、杜仲、人参、当归。对于它们的性味功用，我们应该参考张氏本人的认识，以便了解他的滋培精血不过数味的论点。例如：熟地味甘微苦，大补血衰，滋培肾水，填骨髓，益真阴，宜于阴虚而精血俱损、脂膏薄弱者；山萸酸平微温，固阴精，益髓收血，但脾气大弱者暂止，或和以草姜；山药微甘微涩，补虚涩精，健脾固肾，但性味柔弱，只可用为佐使；杞子甘温微辛，滋阴补气，添精固髓，助熟地最妙；菟丝子甘辛微温，补髓添精，续绝肥肌；杜仲甘辛温平，补中添精，但火盛者缓用；人参味甘而纯，固气补血，且有补阴之能，唯火盛者暂忌；当归则甘辛温，专能补血，补气生精，但火盛、肠滑者当避(参《景岳全书》)。我们虽然不能肯定，这一组药就是张氏所推崇的“数味”；但按他的学术思想的逻辑推理而论，想来大致不会偏差得太远吧。

通过张氏有关这些方药的功能和运用的论述，显然有助于我们对他的“治形”的理论和实践的理解。当然，他对某些药物的看法，其间也不无可商之处。但应当指出，张氏这一用药

方法和治疗思想，被后代医家广泛吸收而影响深远。其中如清初叶天士以滋培精血而通补奇经、固本扶元，似可看到与张氏论述密切相关；近贤张锡纯善于重用熟地、山萸、山药、杞子等固摄元气、培补根基，也可窥见其与张氏思想的内在联系。于此可知，张氏关于滋补精血以“治形”之论，为中医扶正补虚、回天救脱等临床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，确实包含着丰富的值得发掘的宝贵经验。

结 束 语

笔者认为，张氏的求复、治形思想，是对祖国医学养生延年学说的重大补充。他的求复论强调了挽回早衰在于再振元气，并有力地论证了中年修理的可能性与必要性；而他的治形论则强调了生命的基础在于形体精血，滋补精血乃是养生延年(包括求复)的主要方法。他虽然分别侧重地论述了元气与精血，却正是他一贯阐发的阴阳相生、互根之理的具体体现。这些思想，对于我们今天探讨避免早衰，防治老年性疾病的临床需要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，应该进行更为深入的学习和钻研。

金 实 不 鸣 治 验 介 绍

安徽省萧县中医院 孙德华

病例介绍：

孟××，男，58岁，农民，1971年10月24日就诊。患者因失音以笔代述，因感寒后饮冷酒，次日即失音。本人自购麦冬、胖大海、甘草、青果等泡茶饮，不见功效，遂来我院就诊。诊脉浮，伴有恶寒，舌苔白腻，纳减。证属风邪外袭，寒湿内停，上闭清窍，致使金实不鸣。治宜疏散风寒，宣利肺气为要。

处方：炙麻黄10克，杏仁15克，炙甘草10克，炙枇杷叶15克，云苓15克，细辛2克，葶苈子10克，陈皮10克，半夏10克，桔梗10克。

患者执方踌躇未决，恐药辛燥与病有碍，要求服药一剂试探治疗。

25日复诊，喜曰：“服药后失音霍然而愈，外邪

亦解”，为巩固疗效，原方再进一剂。

时隔九年之后，1980年7月5日，患者又出现与上述相同之症状而来就诊，依上方服药一剂，药后亦霍然而愈。

体会：

失音属于中医的喉痹范畴。根据个人临床实践，金破不鸣者居多，如教师、演员、歌唱家等之失音。但是金实不鸣者较少，此患者是由于风寒外束，肺气郁闭所致，治宜宣利肺气为主。笔者用麻黄、杏仁、炙枇杷叶、桔梗解表宣肺，疏散风寒；葶苈子降气行痰，细辛温通肺窍，陈皮、半夏、甘草、云苓除湿和胃化痰，共成辛温宣肺，疏散风寒之剂，用于临床，疗效满意。